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本七之九

~~99  
16~~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1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民業部

# 漁者

羣書要語漁捕魚也說文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笱良罾罾罾  
 涿罾笱螿梁罾算鍾鈺之類尸子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  
 為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  
 以為民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七

一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伏犧為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係辭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遂居本紀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  
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  
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隱五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本傳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岑側揭表云此處放生  
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請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  
子見蛇頭斷襜褕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辭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山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

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也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年之富於澤上及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鳥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眦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益一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舟艫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萬萬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欬。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狐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真乞

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裳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之頌。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醎。宜客散忘簪。復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墜髀。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趨千金何以支。抵今利口且箕歛。何暇倪自哀。博發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巖冰霜。襦袴易友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富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廢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瑟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闕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頰。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餽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革聞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閣搖深吹苕帶。吾僚有意爲遷君。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力。

出澆濇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畧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滅滅  
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  
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泖湖海

次韻次趙景旼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司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  
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  
人披挾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修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  
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被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立覆

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鱸修鱗失水玉參  
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  
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  
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  
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鱸吳都賦注越王  
鱸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為魚遂無一面名曰比目寧容網目  
漏吞舟誰能享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甲為下瀨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  
侯墮鳶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

鮠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蒲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浦棹歸來晚。秋著蘆花兩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又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又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燃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自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壑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交頭疑奏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

門志已遠。蓋軍欺故事。飼犬駭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幕幕。迴棹影寥寥。懶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榮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鸞。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舡。

欵乃曲

元結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七

七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機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護音

按次山集款乃曲注云款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款音靄乃音襖遂及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鬼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舡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及常合道為趣然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其釣維何維絲伊縉召南釣者之恭非為魚也墨子以直針而為鈎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漁釣妖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妖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雉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

師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尚書大傳太公釣於慈泉在磻溪呂氏春秋

以豚餌鮒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鮒之餌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軀則吞之子思曰鮒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孔叢子

釣而不綱

子釣而不綱莊

傳文類聚前集

任公大鈞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曰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在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二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者名具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旅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鱸耳元旅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羽沉知食  
駛，縉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又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  
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  
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冷漢家重九鼎，桐江波  
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篋笠定無餘。閑垂兩鬢任如鶴，抵把一  
竿時釣魚。月浦扣舷歌皎潔，雨篷隈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  
貴，笑指北坵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  
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

事文類聚前集

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酒清話

### 獵者

羣書要語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爾雅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獮祭魚然後漁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網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麋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禮記

###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狝殪兒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于無袒戒其傷也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鼓琴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  
 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  
 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  
 入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  
 入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  
 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  
 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麕與母

孟孫獵得麕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  
 其母孟孫適至求麕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  
 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  
 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戰國策

跪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又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  
 十禽禽

馮媛當熊見熊門

諫帝射雉見雉門

以兕從獵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尔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栢石度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度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度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栢温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栢石度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鎗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

見上將擊賊那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詔爲之罷獵

匿鷄于懷見鷄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置網二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主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  
 畋畋罷子虛過詫焉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  
 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  
 兔鱗鹿射麋格麟鷲於鹽浦割解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峴嶽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亂紛上干青雲龍池陂陁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藿若

射干芎藭菑蒲茝離糜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施濞案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薜荔青蘋其  
 卑濕則生葳蕤兼葭東嶠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柟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其上則有鴛鴦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狸狌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  
 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騶乘娥河為御案節未  
 舒即陵狡獸躡蜚螭距虛軼野馬轉鞠駮乘遺風射游騏驎  
 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肩達掖獲若再獸於是楚王乃彌節徘徊  
 翔翔容與鄭女曼姬被阿緡投紵編雜織羅垂霧縠飛穢垂鬋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歲徒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徠於蕙圃嬰姍勃萃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駿驥  
 息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  
 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鳴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  
 物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  
 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主終日馳騁曾  
 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粟浮渤澥遊孟諸邪與  
 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蕪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為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忻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  
 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  
 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漣出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  
 乎椒立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壑洎

乎混流順河而下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  
 彭拜湍沸必泊偏側泌節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滂鼻沆漑穹絡  
 雲恍宛渾膠盤踰波趨迤在在瀨批巖衝擁奔揚帶而臨砥  
 注壑澆瀆霄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滴瀝淫淫潄集鼎沸馳波  
 跳洙汨濤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黃漾  
 安翔徐回蓄乎清高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鮪  
 鱮漸離鰓鮪鰻魴禺禺魼鯢捷鯨掉尾振鱗奮鬣潛處乎深巖  
 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皓江叢積乎其中鴻鵠鵠鴉駕鷓屬玉交精旋  
 日頰鷺庸渠箴疵鳩盧群浮乎其上沈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掩薄水渚唼唼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出

巖深林巨木朝蕨素豐九峻截嶭南山峩峩巖陲嶺嶺維委岫  
 崎振溪通谷寒產清瀆谿呀豁開阜陵別鳴歲魄悵鬼丘虛掘  
 暑隱麟麟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沉溶岳嶺散渙夷陸亭臯干  
 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麋蕪雜以留夷布結綵  
 摺戾莎揭車蘅蘭寔本射干此薑蕞荷葳橙若蓀鮮支黃礫蔣  
 苧青蘋布濩閑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行應風披靡吐芳揚烈有  
 郁菲菲衆香發越彤蠻布寫瞻菱必弗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  
 軋荔芒芒怵怵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  
 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旄貌犴沈牛麀麋赤首圍題  
 窮奇獸名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沍水揭河其獸則麒麟  
 角端駒騶橐駝蛩蛩驪駃騠驢贏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璧璫輦道纏屬步欄周流長途中  
 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窈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  
 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地於楯軒青龍吻蟠於東廂象輿旋蟬  
 於西清靈園燕於閭館握佳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  
 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欽巖倚傾嵯峨嶮嶮刻削崢嶸玫瑰碧  
 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玢珣文鱗赤瑕駁雜重其間昇米琬  
 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檉柿柰厚朴  
 棊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英棣荅速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  
 馳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杳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沙棠櫟檉華楓杵櫨留落昏邪仁頰并閭櫨檀木蘭珠章  
 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奔條直暢實葉後楸檜立叢倚連卷櫨

崔錯發凱坊衙間柯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溶劄莖旃從風  
 濶蒞开欵盖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侏池莊鹿旋還乎後宮雜  
 蘂繁輯被山綠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後  
 素雌雌復飛蠅蛭蝟蠖獮獮胡穀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  
 蟠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  
 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官宿館舍庖厨  
 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皆秋涉及天子校獵乘鑿象  
 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鑄縱僚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槽車  
 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遙遙裔裔綠陵流澤雲  
 布雨施生豹豹搏豺狼手熊罷足豭羊蒙鶻蘇絳白虎被斑文

跨壁馬凌三峻之危下積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  
 弄獬豸格蝦蛤鉅猛氏羅腰莫射封豕箭不若害解脰陷腦弓  
 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  
 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焉曼遠去流離禽籠履  
 猛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逐物出宇宙響蕃弱滿  
 鵬羽射游臬檠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收矢分藝殪化  
 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森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  
 鵬道孔鸞促鷓鷯拂翳鳥指鳳凰捷鷓鴣拊焦朋道盡塗殫迴  
 車而還招搖乎儀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拍掩乎反鄉歷石間  
 歷封巒過鷓鴣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灌鵠牛首登  
 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轡

轉步騎之所蹂踏人臣之所踴藉與其窮極倦欲驚憚警伏不  
 被割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所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懈怠置酒乎顯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  
 之簾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  
 千選文成頭歌族居逝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繁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併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  
 曼羨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粧刻  
 飾便嬛綽約柔橈嫋嫋嫋媚纖弱曳獨繭之褵袿以開易以郵  
 削便嫵嬖膚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

樂長眉連娟微睨繇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  
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聞無事  
棄曰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  
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  
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頽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志焉實  
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初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  
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  
之圃馳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翽虞弋玄鶴  
舞千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恪容乎禮園朝朝乎  
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

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焘然興道  
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  
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  
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  
雉兔之獲則仁者不遜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  
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  
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  
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楊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  
 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其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  
 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  
 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安漸臺大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噐械儲侍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  
 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  
 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昔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相魯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驟乘狹三  
 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迷三皇之登閔建道  
 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降烈萬物權  
 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推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  
 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鄴鎬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池沓爾廼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谷圍會  
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着負羽杖  
鎮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壘之罟靡日月之  
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綴屬乎崑崙之墟渙若  
天皇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攬槍星名爲圍  
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似路微車輕武  
鴻絢縷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峻窮奧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  
上羽騎營營叩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  
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晷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  
白虎載靈輿虫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相星之旒霹  
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

師吸噀濤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踰躡入西園切神光望  
乎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  
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輅焱拉雷厲驥驂駘礚洶洶旭天  
動地吸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失壯士抗慨殊鄉別趣東  
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犖蹶浮塵斯巨縱搏玄援騰空  
虛距連卷踔天踳嬉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焱林叢爲之  
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蕨藜獵蒙籠輕飛屢般首帶  
脩蛇鈎赤豹牽象犀躡巒阮超唐破車騎雲會登降閭藹秦華  
爲旒熊耳爲綴木什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昔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  
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圖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

海內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  
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踰飛豹繡  
陽追天寶出丁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  
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茫然窮穴闕與直觀夫剽禽之繼踰尾  
兕之抵觸熊羆之拏獲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竦驚怖魂  
亡鬼失觸輻闕胫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活輪夷丘累陵聚於  
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真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  
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隋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簪金眩耀青  
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  
又鴻鴈嚶嚶群嬉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礚聲若  
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虫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荷薄索

蛟螭踰獮獮據龍鼉祛靈蠲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  
彭蠡目有虞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  
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  
陳廬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  
唐虞太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  
也其誰與哉上尤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  
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  
雲夢後益詣非章華是靈臺罕但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水  
功不彫丞昔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僭男女使莫違恐負窮



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且粟糜鹿藹  
莠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宅之德豐茂世之規  
加勞三皇昂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  
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罟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狝獲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縛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雜

其後惠鸞作周東夷橫叛兼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法弗渭  
雲谷電發炎騰波流機駭蠢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軛破  
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蝥蠹分黎單于殊  
裂厲國夷吭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所係累老弱吮鉞痲者  
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  
不敢揚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征羗蹙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  
德所不綬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  
災金華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土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

車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廢盛而不虧故平不肆匪安  
 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柝習馬長揚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焉弋西壓月嶺東震日域又  
 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太務滌荒甲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駝屬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常之慮使農不  
 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  
 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  
 之和建碣磬之虞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希樂胥聽廟  
 中之雍容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深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  
 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柝籟  
 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踣  
 陔錫戎獲胡搃熊羆拖豪猪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  
 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未觀其一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各自覽其切焉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豪俊康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摩  
 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饑不及餐鞮齧生蟣虱介冑被霑汗以爲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廼展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  
 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  
 弊華韜不穿大屨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璫瑁而疏珠璣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  
 絲竹宴衍之樂擅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  
 蹂踐芻蕘誇詡衆庶成狄攫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予允非  
 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曉出鳳城東分園淺草中紅旗開白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八  
鑛翻身控角舌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醫者 藥附

羣書要語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路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禮

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曲禮 若藥弗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八

瞑眩厥疾弗瘳尚書食豈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稽康養生論

詩句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耿津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歧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紀

鴻術為醫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胡鵲鍼人血脉殺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鴈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相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庫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大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扁鵲起死

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國中庶子曰暴蹙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瘡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

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患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上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示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召醫舐痔

秦主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本紀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柔，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昏動半身猶是生魚膽佗為人性惡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為人迎醫

張達召陶侃為主簿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眾咸服其義侃傳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令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形有功譬醫病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踈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饋藥不拜以下係藥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舊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



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祐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祐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及復見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五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身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鈔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牙爲田韓侯金鑿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疾自除謝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離咸譽清疾病死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莫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詎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里妄人也  
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  
也然謂我里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  
至太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  
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剪  
剪乎吾見里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  
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亦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  
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  
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者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

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廢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  
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  
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  
名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眩玄黃耳務淫哇滋味  
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  
鎖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葷爾之軀而攻者非一塗易竭  
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  
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叡焉顏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太實有羸狀疑似之間  
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  
真漠之中辨虛實冷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  
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  
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  
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暖先  
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  
而已豈以困鑿為事哉仇池筆記

詩話

因病求昏

周默授宜興簿外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脉  
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飲接鄰好批之孫不對  
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  
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帟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未難  
孫谷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  
景裴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  
之功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默之官三年而  
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青瑣

守庚申

事類彙編

卷之三十一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大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詭是非芝田錄

古詩係藥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却居倦逢華青龍復一作護道符白犬遊山術要鍊戊巳月負鍾庚辛日時時斷障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注坐聽農皇快龜蛇採一冬赤白尋雙木地凍根難盡聚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薯蕷膏成質象豐松葉酒器貯參花密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卜筮者

羣書要語龜曰卜著曰筮禮記古司牲主卜元命包巫咸作筮

世本卜師掌開龜之兆周禮筮氏掌供燠契以侍卜事同上握

粟出卜自何能穀詩我龜既厭不我告詩卜云其吉詩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洪範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古史考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短龜

事文類聚前集  
長不如從長左

卷之三

九

占舟無定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  
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舟至  
衛波傳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商駁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  
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曰裁  
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游學  
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  
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誰強以為  
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  
知人

客星犯斗見八月門

占易擲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

九

九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一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膏版書之使  
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言  
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請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  
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  
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  
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髮獲奴 見奴門

瓦卜

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  
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請卜肆  
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請之卜  
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  
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

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 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東軒筆錄

賣卜難信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見卜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自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十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筮傳叙

司馬遷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弄名善射不如雄棠逢門禹名為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稼又柰何責人於全故曰且為德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且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蟪蛄於鵲騰蛇之神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白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也 注蟪蛄能制虎見鵲似地蟪蟻而惡之也騰龍屬即且似蝗食蛇腦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股之觀其列晝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裁之股其肉饋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真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憂女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

明乎壽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央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詳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燭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下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亦為准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鼎彝必豐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膻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墮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交貨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



矣。楊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為一書，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牛蹄卜灼骨，鳥卜。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稱者。異死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妾，為夫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北戶錄

# 巫者

羣書要語用史巫紛若吉。易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

帥巫而舞雩。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同上。男曰巫，女曰覡。

胡的及說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語小巫見

太巫神氣殫矣。吳張紘與陳琳論文

詩句詛師毒口牙舌作，厲聲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韓愈

雞骨占年拜冰神。柳詩峭峽

## 古今事實

病忘謁巫

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

魯旱焚巫。見旱門

平陽下招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

一

帝告巫陽女巫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宋玉招魂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且也

官中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自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粵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廼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雞卜上信

之粵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鄴令沉巫見水柱門

戒用巫覡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家訓

王嶼類巫

王嶼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被大抵類巫覡置符求媚

棣王琰妃常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又靜家數有疴召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家傳

蠻巫呪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瘡狀頃刻間大如盆識者云此中排生毒也俟五更以菘豆噉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熱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惡

數莖根莖皆具瀉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排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皆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排初中毒覺胃腹稍痛明白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胃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故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  
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今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  
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他事寔用又詣一富室求益拒之甚  
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之謂呪  
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  
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延席尋  
常歡迎舞將祈疾者禱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  
肥清醑蒲厄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  
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  
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矣焉故為  
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  
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  
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未向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  
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卜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

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說相者

羣書要語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辨

亡論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六帖有知人之

鑒許邵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 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淮南子項羽亦重瞳子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

三穴也文王四乳淮南子

臯陶異相

臯陶馬喙

淮南子勾踐鳥喙史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文元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微焉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二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鄉矣可無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昭三十八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泚遂滅若敖氏 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父。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昂鼻巨肩。顴頰感鷄膝。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君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為相

常賢至太鴻臚有相士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貴而餓死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本傳

婦人當貴

婦人當貴



漢黃霸少為游傲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燕領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二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節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自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自己露豺聲未振若不墜入亦當為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味斗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本傳魏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王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色應得鳴

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不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臾則富富貴大同中昭達因醉墮馬鬃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失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為司空

天白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白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

無貴相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擊揮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二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元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二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觀友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借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一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堂裏更有過自故

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久皆得譴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常遊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

挺回如虎遙以武處官然二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潯州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日角珠庭

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資相福艾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奇龐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曰往見在

事文類聚前集 卷六十三  
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其澤謠

相在怒時

張憬滅相魏元忠父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滅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本傳

相天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同上

陰德敘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實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

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機書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自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云太平廣記

能識居潛見潛龍故人門

斷後皆貴

太宗召陳搏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斷後皆將相也何必

見王建儲之議遂定

聞見錄

### 冀公貴相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數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頰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與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

日將陶鑊吾輩手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同上

### 急流勇退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 貴人識貴

魯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也日

貴甚但老夫老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曰。王公為大學博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

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早達晚迤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歸田錄

耳白於面

歐陽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仇池筆記。着齒叢談。作貼齒。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顯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說忽除知

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

李壁荆公詩注

眾中辨賢

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黃氣群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拖工火兒雜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嘗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俛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該聞錄

視日不瞬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祭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百家詩話

兼相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永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綰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永相之後微矣異哉聞見錄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侯復方可觀子美一日熟

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百家詩話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部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自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論

荀况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蒞布子卿今之世亦有



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額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業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天不權輕重亦

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籜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  
白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  
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  
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說 形貌

韓愈

談生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  
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  
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  
者有貌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  
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  
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  
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

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  
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  
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  
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  
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  
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  
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太惡亦出  
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  
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自豺聲必

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  
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論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  
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豈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  
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彌咎繇相禹斯謂  
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  
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  
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  
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  
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  
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  
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入也不差忽微不失累

乘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  
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齟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  
藜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有士居窮處困望一  
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  
其金則易於反掌身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  
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夸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  
作術官予戲之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  
揚之族屬盡殲柳宣城或言見相天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許

後竟爲正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陸務觀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友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我霧中鵠鳴諸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士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

筆對酒時歌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才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高樓明月滿床猶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城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逍遙太虛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其語而未見其人豈斯人之徒歟不然則言不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善相程傑

蘇子瞻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縉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若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 談命者

羣書要語樂天知命故不憂係辭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表記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堯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劉子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凡人有生死壽

天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  
 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論衛士之窮  
 通無非命劉孝標辨命論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  
 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劉蕡策  
 詩句自古聖賢多薄命杜文章命達杜詞人命薄多無位白  
 集 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李白

## 古今事實

###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罕言命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積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尔多財吾為爾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余不遇哉

李廣不逢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岸崩得脫

竇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時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繼曾曾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紀

命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臆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錄

李虛中術

李虛中昴深於五行以入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入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退之作墓誌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

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函葬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篇

命三處合

章節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

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道員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果為相  
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歸田錄

召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遂召赴闕會乾  
元節待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  
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志林

聖眷忽解

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禪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  
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  
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書成  
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  
吾之脩書可謂糊孫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官尚異鮎魚上竹  
竿耶聞者以為善對歸田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  
顧羞慙比較材能對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幸  
相環庇而獲酬謝或有諂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  
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求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顏氏家訓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

貴之大耶非庶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知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

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群物零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為智力遷禦寇道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曰臯伊迷邦有顏原吾道誠一槩彼途鍾百端卷之入織毫舒之盈八埏進追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聖師言

律詩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  
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  
叔母年高新婦貧  
一片綠衫消不得  
腰金拖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  
謾將牛斗話生緣  
時行時止非人力  
莫問流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牽人也可憐  
老來那更問行年  
渠儂解事無它語  
道我慈親壽八千

又

今年見說也無雄  
政坐談天泄密機  
舉世近來憎直語  
貴人剩許未為疑

送談星辰許李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然誤身  
如今投筆說星辰  
未須道我何時貴  
且道何時子脫貧

又

連珠合璧轉璇霄  
也被星家不見饒  
災曜元來怯禱祀  
福星不

是肯簞瓢

不遇宣宗

詩話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  
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  
不識乃攘臂詈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  
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  
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侍侍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駢驢  
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  
見一心恠宣宗嘗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傲然詰之曰  
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  
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  
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  
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  
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詔我  
因放還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之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十隊入  
亦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  
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日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  
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  
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  
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

命也翰府名談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官在斗牛磨蝎而身官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生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飯遊匙難縮羨稀筭易寬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嘗長鳳凰羽毛短若補於

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畢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九

喜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九

終



皇朝詩林  
卷之三十一  
九

王世貞  
讀史記  
論三  
論十  
論十一  
論十二  
論十三  
論十四  
論十五  
論十六  
論十七  
論十八  
論十九  
論二十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23